



播撒光明

■ 郭晖

凌晨5点，易德祥的闹钟准时响了。每天按时起床，是他参建特高压工程时养成的习惯。

盘点参建的50余个工程，43岁的易德祥难掩激动之情，其中建设±800千伏陕湖特高压工程（以下简称“陕湖工程”）是他最难忘的经历。

2019年12月，陕湖工程施工结束，即将撤离施工驻地，身为项目部施工队长的易德祥再次走进深山，站在亲手建造的崭新铁塔下，左转三圈，右转三圈，抚摸熟悉的塔基，往事随着伸向远方的银线缓缓浮现。

那一年，他和工友翻峡谷、穿林海、跨沟壑，风餐露宿，开挖基础、立塔、放线……彼时的大山里，泥土冻得坚硬如石，寒冬的冷风肆虐，吹得人手脚发麻，双耳冻僵。有人提议天气不好施工放缓，不善言辞的易德祥没有讲大道理，只说了句“工期不等人，必须加紧干”，便握紧粗壮有力的双手，带头指挥施工。

迎着狂风，在怪石嶙峋奇峰林立的深山中，在坚硬的土地上，众人硬生生创出一片建塔区域，让铁塔地基稳固下来。夏天，蝉鸣伴着烈日，工地上加大马力上演“大会战”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，似火的烈日未能影响大家的干劲，工程建设悄然按下“加速键”。

投产后的陕湖工程如一条“空中高速路”，让陕北丰富的“风光火”打通直送湖北及华中负荷中心，增强了湖北接受外部电力资源的能力，同



时发挥湖北的区位优势，以“电网高地”弥补“能源洼地”短板，实现“煤从空中走，电自全国来”的目标。

远眺这条“电力高速路”，易德祥仿佛看到城市里的璀璨灯火，仿佛看到工厂灯火通明、流光溢彩，到处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“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，用一点光温暖孩

子的心……”孩童时代的易德祥生活在武汉武昌区，耳畔飘过《星星点灯》，可他的眼前总是晃着“萤火虫点灯”。因为夜晚时不时停电，一家人伴着忽闪忽闪的烛光学习和生活，度过一个又一个昏暗漫长的夜晚。那时，在明亮的灯光下学习成为易德祥最朴素的愿望。

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，电网建设提速换挡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220千伏双环网架建设完善，武汉电网潮流交换能力和供电可靠性及运行方式灵活性都得到提高，夜晚停电成为小概率事件。

“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、初心换回了百年承诺……”步入新世纪，一曲《灯火里的中国》从百姓视角折射出人间烟火气和奋进中国里的光明世界，也让易德祥真切感受到电网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更令他无比欣慰的是，自己所在的电网企业加速畅通特高压“大动脉”，大力推进“外电入鄂”特高压工程，加快推动“五交四直”特高压骨干网架建设，建成华中“日”字型特高压环网，让湖北创造了全国电网发展史上的多项第一。

从70年前的6.6千伏到如今的800千伏、1000千伏，从肩挑背扛施工机械到吊机、旋挖机、双摇臂抱杆、间隔棒安装机器人等机械化智能化设备轮番上阵，电网工程施工模式不断升级，电网建设技术不断飞跃，电网工程等级与质量持续提高，这些看得见的进步，见证着能源电力事业不断奋进的蜕变。

点点星光闪亮银河，涓涓细流汇成大海。时光荏苒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都实现了从“用上电”到“用好电”的深刻变革。易德祥家里的照明器具也从蜡烛变为电灯，从电灯泡变为荧光灯、节能灯。亲历一幕幕可喜变化，让他对播洒光明的事业充满新的希望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百味

晚秋柿红

■ 王同举

旧时北京的四合院中，多植柿树。老舍和梅兰芳所住的院中，也栽种了柿树。因院中有两棵柿树，“丹柿小院”成为老舍住所的代称，老舍夫人胡絮青的画室也有“双柿斋”的雅称。

柿子树叶硕大荫浓，树冠形态优美。秋末冬初，柿子叶色红如染，待叶子脱落，红柿缀满枝头，如一束束燃烧的火焰。

汉代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中有“枇杷燃柿，柰奈厚朴”的记载，柿子树是古代皇家庭植中的佼佼者。南北朝时期，官方鼓励民众栽种柿子树。据《梁书·沈璃传》记载：“沈璃为建德令，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，四株柿及梨栗。”随着林木培育技术日益成熟，到唐宋时期，柿子树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，成为经济林木中的一员。宋朝马永卿在《嫩真子》中写道：“仆仕于关陕，行村落间，常见柿树连数里……”说明柿子树当时已从观赏性庭植发展到民间广泛种植。

秋尽冬临，风冷霜寒，柿子成熟，个个圆润饱满，色泽艳丽，如一只只小灯笼高挂枝头。在日益萧索的暮秋，柿子树以一树火红，成为诗人眼中的一道亮丽风景。“芦花雁断无来信，柿子霜红满树鸦。”经霜的柿子越发红艳，与栖息在枝头的乌鸦构成一幅绝美的秋景图。“村暗桑枝合，林红柿子繁。”桑枝交织，柿子火红，给人宁静又充满生机之感。

齐白石喜欢画方柿。方柿是一种青灰色、方形的柿子。因“柿”与“事”“世”等字谐音，含有吉祥的寓意，齐白石就在画上题上“世世平安”之类的吉祥语，借画寓意，借物送福，他曾一度自喻为“柿园先生”。在齐白石的柿子画作中，最有趣的是《六柿图》，图中有六个柿子，错落排布于小篮中，尽显憨态，极富意趣。

柿子口感软糯，香甜多汁，是秋末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。刚刚成熟之时，柿子大多带有涩味，这时就需要用一些方法去除涩味。北魏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了柿子的去涩方法：“柿熟时取之，以灰汁燥再三，令汁艳，著器中可食。”即使用草木灰掩埋法，对柿子进行干燥去涩处理。《红楼梦》第86回也介绍了这种方法：“下地窖掏了草灰里的柿子，洗净了拼个事事如意的果盘，端到西厢窗边偷闲。”

谷糠除涩法也是民间传统去涩方法之一，与草木灰去涩法异曲同工，就是将柿子掩藏在谷糠堆中，利用谷糠的温度和湿度，让柿子慢慢脱涩。一般经过几天时间，柿子就会变得甜美可口。

新鲜的柿子吃不完，可以制成柿饼。将新鲜柿子削去外皮，放置在通风良好、阳光充足的地方晾晒，待水分逐渐蒸发，果肉变得干硬，表面形成一层白色的糖霜，柿饼就制作完成。柿饼口感独特，甜而不腻，而且易于保存。

冻柿子别有一番风味。肖复兴在《燕都百记》中说：“冬天，寒风呼啸的日子里，没吃过喝了蜜的冻柿子，谁还能称得上是北京人呢！”在北方的冬天，人们会把柿子放在室外冻起来，想吃的时候，将冻得硬邦邦的柿子放在凉水中浸泡，等表面结出一层冰壳，就能剥开吃了。冻柿子的口感像冰淇淋，冰凉甜蜜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老舍在《骆驼祥子》中这样描写祥子：“他买了个冻结实的柿子，一口下去，满嘴都是冰凌！扎牙根的凉，从口中慢慢凉到胸部，使他全身一颤。几口把它听完，舌头有些麻木，心中舒服。”一只冻柿子，竟能抚慰人生的苦难，也能唤起内心的渴望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八水绕长安

■ 李泽仁

西安，一座承载千年历史与辉煌的古都，犹如一部厚重的史书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，“八水绕长安”的美景更是为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一抹灵动与神韵。

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在《上林赋》中写道：“君未睹夫巨丽也，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？左苍梧，右西极。丹水更其南，紫渊径其北。终始灞浐，出入泾渭；酆镐潦漓，纤徐委蛇，经营乎其内。荡荡乎八川分流，相背而异态。”寥寥数语，便将泾、渭、灞、浐、沣、漓、涝这八条河流的特点描绘得栩栩如生，它们宛如八条巨龙，蜿蜒盘旋在长安周围，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。

站在泾河之畔，感受滔滔江水带来的雄浑气势。泾河之水，清澈而深沉。《诗经》云：“泾以渭浊，湜湜其沚。”泾渭分明的奇观，令人感叹大自然的的神奇。泾河，像一位睿智长者，默默流淌，见证周秦汉唐的辉煌，也见证无数英雄豪杰在这里崛起，又在这里陨落。它的河水，流淌着岁月的沧桑，也流淌着中华民族的坚韧与不屈。

渭水，作为黄河的最大支流，有着非凡意义。“秋风生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”渭水之畔，秋风瑟瑟，落叶飘零，一种苍凉之感油然而生。渭水之上，千帆竞渡，货物流通，助力秦朝的建立和发展。

灞河，以秀丽的风景和悠久的历史闻名，灞柳风雪更是长安八景之一。每到春天，灞河两岸，柳絮纷飞，如雪般飘落，美不胜收。灞河，见证了无数离别与重逢。古人送别亲友，往往会来到灞桥之上，折柳相送，以表不舍之情。

泾河之水，清澈见底，波光粼粼。玄灞素浐形容的便是泾河的清澈与美丽。泾河，见证了古都长安的繁华与热闹。唐朝时期，泾河两岸，官殿林立，楼阁高耸，如今繁华已逝，



但泾河依然静静流淌，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辉煌的历史。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据史料记载，西周时期的丰京、镐京分别建立在沣河中游的东西两岸，《诗经》收集的就是从西周春秋早期的诗歌，在今天的沣河之畔，伫立着一座以《诗经》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小镇，名曰“诗经里”。漫步在小镇的青石路上，耳边传来古琴弹奏悠扬的诗经古曲，身边偶有身着汉服的情影擦肩而过，犹如穿越时空，捕捉古人的美好与浪漫。

渭河，犹如一条玉带环绕在长安的南部。渭河之水，温和而优雅，见证了长安的宁静祥和。古时的渭河两岸，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。这里有肥沃的土地，有美丽的田园风光，人们在此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。如今，渭河依然保持着那份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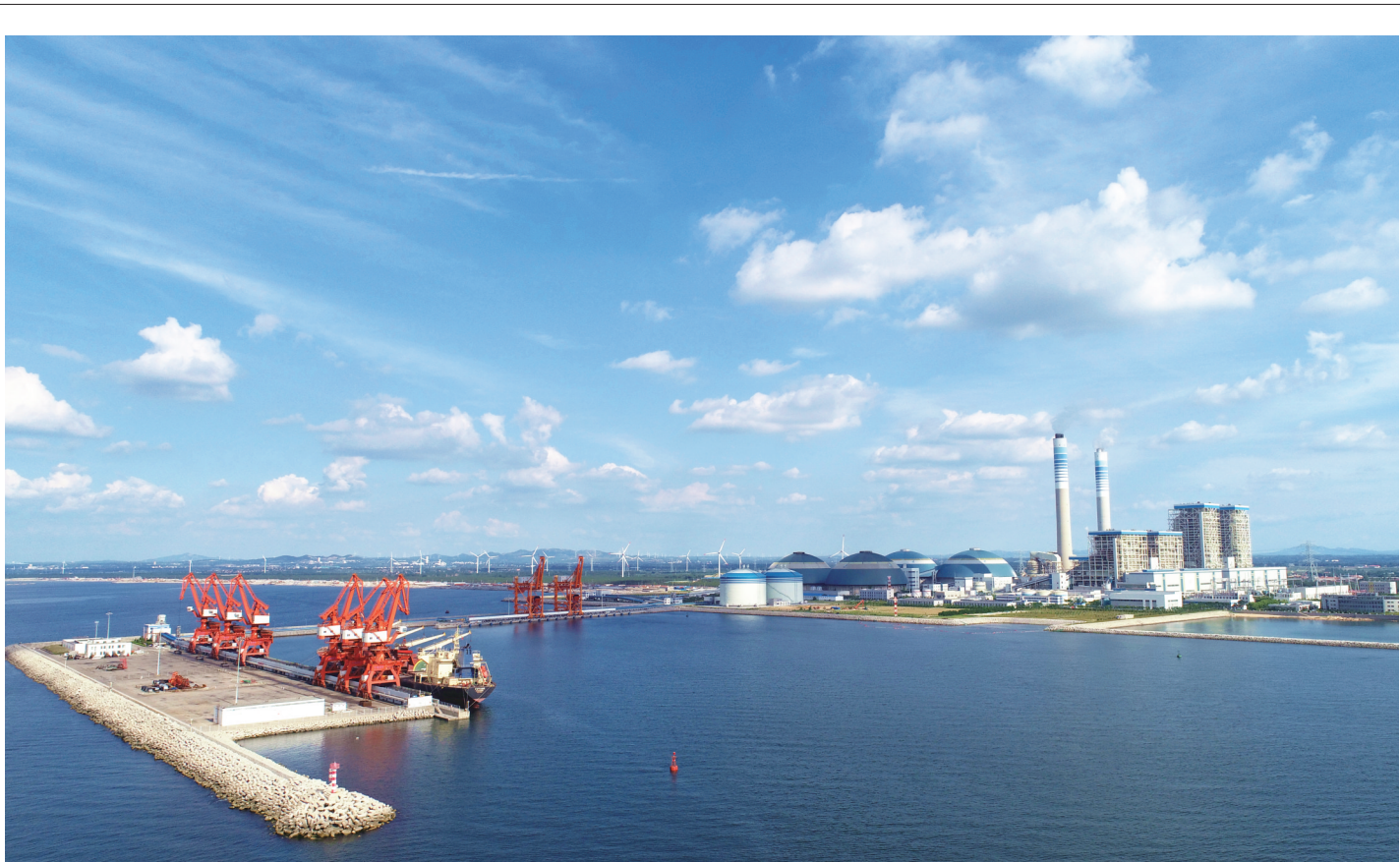
涝河，虽不如其他几条河流出名，但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。涝河之水，湍急有力，给人勇

往直前的感觉。涝河，见证长安人民的勇敢与坚强。在历史上，他们曾多次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争侵袭，却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勇敢的精神，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。

漓河之水，奔腾不息，彰显生机勃勃之感。漓河，见证长安的发展与进步。如今的漓河两岸，高楼林立，交通便利，是西安的新兴区域。漓河，为长安百姓的生活发展提供充足的水源和动力，也为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新活力。

八条江河，流淌着岁月的沧桑，也流淌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勤劳。它们是自然的馈赠，更是长安的灵魂，是文化的传承，也是民族的瑰宝。随着时代发展，长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“八水绕长安”的故事依然在演绎，它们依然静静地流淌，让这座古老的城市浸润在厚重与繁华之中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海天一色

■ 张鸣明 摄于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